

# 11岁女孩想外出打工挣钱养家



汪丹枫照顾病床上的父亲

一家6口人,4个大人或病或老,失去劳动力;没想到,今年9月,平时对这个家有很大帮助的大伯又遭遇车祸身亡。

11岁小姑娘,决定离开心爱的课堂,外出打工挣钱养家……

## 小女孩想打工

“叔叔,是广州挣钱些,还是上海挣钱些哟?”

“叔叔,是广州挣钱些,还是上海挣钱些哟?又做啥子最挣钱呢……”前日在重庆石柱县临溪镇中心小学六年级一班上学的11岁小姑娘汪丹枫,路遇一个外出打工回家的熟人,再次向他打听打工的事。最近一段时间,她以前的天真烂漫不见了,旷课、早退逐渐增多……

“这个小姑娘怎么了?”汪

丹枫这些反常举动,很快引起班主任老师苏平英的注意。因为在苏老师眼中,汪丹枫绝对是一个好学生,她是班上纪律委员,不仅自觉性强,管理起班级也是井井有条,是老师的好帮手,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她最近怎么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苏老师百思不解,找汪丹枫谈心,她又不肯吐露真言。11月5日下午放学后,苏老师决定“突然袭击”到汪家家访。当苏老师来到汪丹枫租住在镇上的家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都是我害了她。”汪丹枫父亲汪祈发躺在病床上,说不到几句话就气喘吁吁,母亲祖文菊在一旁掉眼泪。汪祈发说,因他患肺结核,妻子也患病多

年,他已陷入崩溃边缘,懂事的女儿表面上看不出来,但经常偷偷打听打工的事情,她想外出打工支撑这个家。

“她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有老板愿意招收她嘛!”汪祈发教育了女儿几次,没想到一心想挑起家庭重担的女儿不听。而女儿最近经常旷课或早退,是要急着赶回家给他做饭、洗衣等。

## 父亲突然病倒

治病花光家中积蓄,还欠下近20万元外债。

“我家生活原本不错。”汪祈发说,他到深圳打了10多年工,是一家印刷厂生产部主管,每月有近2000元工资,老婆在该镇前进村5组的老家照顾一双儿女。因农村花销不大,他家虽然不算富裕,但小日子过得还算和谐。

两年前,考虑到女儿读书比较远,到学校步行要一两个小时,每天都要两头摸黑,遇到天雨路滑,或下雪天气,常常要打起火把上下学,极不方便,夫妻俩特意到镇上租了一套房子,妻子前往陪读,女儿也不辜负他们希望,成绩优秀。

然而,就在一家人快乐过日子时,今年2月,在深圳上班的汪祈发突然全身乏力、高烧不退,体重更是迅速下降,原本100公斤的他一个多月时间就瘦了25公斤。

考虑到深圳的治疗费用

高,他回到重庆,先后到三峡医院等医院治疗,但效果不理想。今年5月,他转院到西南医院,被确诊为肺结核。随后,汪祈发转院到市肺科医院治疗。其间,他先后数次出现休克,最长一次昏死了40多个小时,医生签发了多次病危通知,但他最终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为此,他家不但花光积蓄,还欠下近20万元外债。

汪祈发是全家唯一的顶梁柱,他一倒下,全家人顿时失去经济来源,家里没一分进账,债务却与日俱增。几个月前,实在无法继续借贷,汪祈发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石柱老家,整日躺在病床上,靠在药店买药勉强控制病情。

## 家庭面临断炊

此时,照顾她家生活的

大伯遭遇车祸身亡。

汪祈发卧病在床,他76岁的父亲因患肺气肿、支气管炎,已与药罐打了10多年交道,完全失去劳动力;73岁的母亲因年纪太大,也失去劳动力;他33岁的妻子祖文菊因患妇科病,也常年泡在药罐里,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因此,汪家6人中,4人或生病或年老无劳动力,只剩下幼年的汪丹枫和她6岁的弟弟。

“在此困难之际,大伯站了出来。”汪祈发回忆起大伯就一脸幸福。她说,大伯汪祈权对她和弟弟视如己出,大伯家打牙祭总会有姐弟俩的碗筷,给他

们买衣服也是常事。爸爸病倒后,大伯主动挑起她家的重担,不仅拿出家里所有积蓄给爸爸治病,还承担起全家生活。汪丹枫说,自父亲生病后,大伯过几天就要往她家跑一趟,每次来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米、蔬菜、肉……应有尽有。因此,那段时间,她家虽然由于要给父亲治病极度缺钱,但生活上有大伯支持,并无忧虑。

没想到,噩耗突然降临这个家庭。9月8日晚,做辣椒生意的大伯,在农村收购了10多吨辣椒,用货车运到县城出售。车行至距离县城约20公里的地方,突然失控,一头栽倒在4米多高的坡下,车头在巨大撞击下严重变形,大伯当场身亡……

汪丹枫家失去大伯这棵大树,生活顿时陷入绝境。汪祈发说,目前,他们的食物仅靠大哥以前留下的粮食,虽短时间可以勉强维持,但是家里再无一个劳动力,土地无人耕种,无法生产粮食,现在的储粮一旦吃完,一家人必将陷入断炊的境地。

## 打工实属无奈

“我是家里唯一的希

望,我不承担起来,家里怎

么办?”

“现在,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我不承担起来,家里怎么办?”被老师了解到自己的心思后,汪丹枫说出了超出她年

纪的话语。

汪丹枫说,父亲健康时,为给她和弟弟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专门到镇上租房,让母亲陪伴她读书,对她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她是在父母一次对话中,偷听到父亲病情的。当时,她很伤心,根本不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愿父亲因为这个病出现意外。特别是现在大伯又不幸去世,更让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雪上加霜,她家已完全丧失劳动力,更谈不上有什么经济来源。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治病还需要大量的钱,特别是爸爸的病无法再拖了,而姐弟俩在学校读书也需要生活费。因此,她想出去打工挣钱,支撑起这个家。但是,她向不少人打听过,都说她年纪太小没人招收她,也没人愿意带她一起出去。

“我其实还是想读书!考上大学后,才有能力负担家里。”汪丹枫说。记者发现,尽管汪丹枫近段时间心思在打工上,但她作业本上的作业依然写得工工整整。苏老师也说,汪丹枫因家里的实际情况,心思出现波动,但她的学习并没有落下,布置的作业都是保质保量完成,由此看出她还是放不下心爱的课堂。

“我最大的心愿是爸爸的病能尽快好起来,我们家就有希望了,我也能安心学习了。”汪丹枫说。

据《重庆晚报》

# “好男人”在情人引诱下贩毒获刑

2008年1月1日上午9时许,深圳至沈阳北的T186次旅客列车驶离九江车站不久,列车乘警对“三品”和旅客身份证件进行登记检查。

乘警长和1名乘警巡视到12号软卧车厢6号包房,见里面坐着两个大约40岁的旅客,一男一女,乘警长扫视了一眼包房,发现23号下铺旅客的卧铺铺角上放有一条男式衬裤,职业的敏感性让他拽起衬裤,只见衬裤的两条小腿处用透明胶带捆绑着两条白色布包。“这是什么?”两旅客表情镇静,眼神里却透着不易察觉的慌乱,在乘警长严厉、机敏的目光下,男旅客低下了头,嗫嚅了一会儿,承认是冰毒。

两名旅客被带出了包房……经沈阳铁路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旅客所携白色晶体为甲基苯丙胺,该案成为沈阳铁路公安局几年来查获的数量最大的运输毒品案件。

## 深圳打拼度岁月 爱妻顾家好男人

196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的张波,从技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路桥公司五处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1988年,张波和技校同学许秀华(化名)结婚,次年有了儿子张超(化名)。小张超很争气,从小学到初中,成绩始终名列班级前茅。儿子所在的重点中学有许多富家子弟,每天轿车接送,儿子没说什么,张波心里不是滋味。同样是当爹的,自己骑自行车丢人现眼也就算了,让儿子也跟着遭罪,张波受不了。

张波头脑活络、为人仗义,单位没有工程的时候,就自己倒腾石料、碎石,比上班赚的钱还多。后来钱挣多了,张波也买了一辆车,每天载着儿子上下学。妻子儿子的快乐神情,街坊四邻的夸赞艳羡,让张波的内心得到极大满足。2005年,一向学习成绩优异的张超中考发

挥失常,离重点中学差了3分。张波托人找关系,自费将儿子送到阿城市重点中学市一中。为了全力培养儿子,妻子许秀华办理了内退手续,在家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

儿子的聪明、妻子的贤惠让张波没有了后顾之忧。2006年,张波所在的路桥公司效益不好,石料、碎石的生意也不好做,一心渴望挣大钱的张波在朋友的怂恿下南下深圳创业。一开始,他帮朋友开小旅店,后来索性花了4万多元钱把店盘下来自己单干。

深圳的外来人口多,张波的小店价格低廉,生意红火,十二个房间天天爆满。为了节省开支,经理、服务员、厨师都由张波一人兼任,有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虽然累点苦点,但看着钞票一把把进账,想着挣大钱后老婆孩子脸上的风光,张波再辛苦也觉得满足了。

## 婚姻出轨不弃家

## 钱财被骗出想法

张波的旅店经营不到一个月,一天,一个名叫袁静的女人住了进来。袁静比张波大两岁,吉林省辽源市人,离了婚,有一个已经工作,袁静原来也在深圳经营旅店。见袁静是东北老乡,又是单身一人,张波自然感觉亲近一些。一天晚上,张波竟然发现袁静一个人在房间里吸毒,不由心生厌恶。

袁静看出了张波的鄙视,向张波讲述了自己的身世:22岁结婚嫁进城里,因是农村人又没工作被婆家瞧不起,生了儿子,月子都没人管。27岁离了婚。后来在黑龙江倒过煤、卖过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生活在一起才发现丈夫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花钱,不喝酒挺好,一喝酒就打人。她不得已又离开了第二任丈夫,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她独自到深圳打天下,开过招待所和旅馆……听了袁静的讲述,张波同情起这

个女人,但还是劝她戒掉毒瘾,袁静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忽然来了五六名客人要住店。等张波安排客人住下,不觉天已经大亮,袁静悄声起床,见张波忙准备早点,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困倦和疲惫。“我来忙,你歇会儿吧。”袁静抢过张波手里的芹菜,麻利地择起叶子来。张波感激地看了看袁静,顺从地走开了。这以后,袁静时常帮张波洗洗涮涮,张波不再推辞。后来袁静吸毒,张波阻止不了,也不参与,偶有闲暇,两个人一起聊聊天,感情愈发亲近。

张波的旅店经营不到3个月,公安机关严打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黑旅店。张波坐不住了,4万多元的本钱还没赚回来,要是旅店被取消了可怎么办?张波愁眉不展。他的愁闷被袁静看在眼里。后来,在袁静的帮助下,张波将经营了两个多月的旅店低价兑了出去,两人一起回到黑龙江,袁静去了大庆,张波回了阿城。但两人时常电话往来,渴望着再次相见,不久,张波借口有生意,告别妻子跑去大庆。那一天晚上,张波留在了袁静那里。

回到阿城,妻子做好了饭菜笑脸相迎,张波不安的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日子又回到从前。然而张波始终忘不了那一夜,两人一通电话,都能感觉到彼此声音和内心的异样,终于张波忍不住又去了大庆,又和袁静住在一起。张波想,只要爱妻顾家,只要不让妻子知道,就这样也好。张波时常往返于阿城和大庆,妻子以为丈夫只是生意忙,从来不过问,从此张波也安心享受这种家庭的温暖和婚外的激情。

结束了深圳的旅店生意,张波的内心仍然骚动,发财的念头一刻也没停息。上班只是挣小钱,干什么能挣大钱,让人刮目相看,让老婆孩子过上好

日子?在妻子、儿子面前,张波从来不表现内心的焦躁,妻儿的眼中,张波是个坚强、乐观、自信的硬汉,是个爱妻顾家有责任感的好男人。只有在袁静面前,张波才流露出焦虑和困扰,袁静的安慰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也使他更加离不开袁静。

后来,张波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女人。“红姐”神通广大,颇受张波信赖,听“红姐”说能买到便宜车,张波思忖,倒卖车辆也是个来钱的路子,就拿出了手中的积蓄交给“红姐”,可车一直没见影,后来就连“红姐”也没了影。梦想发财却被骗财,那段日子张波情绪低落到极点,为了排解苦闷,曾经坚决抵制毒品的他也背着家人吸起毒来。

**冒险运毒为赚钱  
旅途被抓断归程**

养家过好日子需要钱,儿子上好大学需要钱,吸毒需要钱,张波每天都梦想着发财。袁静见张波如此,就说:“我认识一些吸毒人员,能利用关系把毒品卖掉,我们不如弄点毒品卖。”“卖毒品?”张波顿感头皮冰凉,然而,这念头一旦出现就像心魔一样挥之不去。

2007年12月末,袁静私下联系了以前卖过她“麻古”的叫“胖霞”的女人,“胖霞”答应可以帮助她在深圳买到便宜的冰毒。12月24日张波告诉妻子说要到深圳办点生意上的事,驱车直奔大庆拉着袁静从哈尔滨飞抵广州。在深圳,“胖霞”请张波和袁静吃饭。席间趁张波不在,“胖霞”低声问袁静:“我联系的人问你带钱没有?”袁静点了点头,“胖霞”说:“我不能白给你介绍,两千元介绍费不算多吧?”袁静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随后的几天,袁静和张波一边在深圳游玩,一边等“胖霞”的消息。几次约好见面,袁静都按“胖霞”所说的联络地址前往,却都扑空了,不是被告知卖毒的人刚走就是说联系不上毒贩。袁静急了。

2007年12月30日晚,袁静终于见到了贩卖毒品的香港男人,经过验货,袁静购买了1000克高纯度冰毒。当晚,袁静回到招待所,拿出毒品,张波大吃一惊:“怎么买这么多?”袁静平静地说:“一次多带点,就不用总来了。”第二天下午,张波买了深圳至沈阳北的T186次车票,行前,袁静缝了两个白布袋,每个袋里装500克冰毒,张波让袁静将两个白布袋用透明胶带绑在自己衬裤的两个小腿上,又在外面穿上裤子。

T186次列车的12号软卧车厢6号包房里,除了张波二人外还有两名男旅客,因为车厢闷热,当晚张波就趁旁人不注意在被子里脱下衬裤放在自己铺位的角落。第二天早晨列车到达南昌,两名男旅客下了车,没有旁人了,两人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张波一时大意,没有穿上衬裤。不料列车乘警检查身份证件,二人顿时发财梦断列车。

## 妻儿闻讯不言弃 情人反目悔无期

2008年1月1日,T186次列车上抓获黑龙江籍毒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哈尔滨和阿城。许秀华仿佛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先是惊愕不解,接着又是痛恨悲伤,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善良本分的老公竟然有了情人!还竟然吸毒、贩毒!自己家祖辈安分守己,怎么老公竟成了罪犯?

电视台的报道让周围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知道了她——毒贩的老婆,许秀华害怕周围人的目光,不敢出门,羞于见人,仿佛养情人和运毒品的是她;儿子张超正读高中三年级,还有五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爸爸被抓的消息让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

狱,他既惦记着爸爸,又怕被老师同学瞧不起,还害怕妈妈想不开出什么意外,每天都度日如年,上课时常走神,没人的时候就一个人落泪,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在看守所里,张波也悔泪长流:“我媳妇特别好,她是个好女人,我从未想过要和媳妇离婚娶袁静。”

听说妻子许秀华一直关心着他,打听着他的消息,还特意跑到沈阳为他请了律师,张波红着眼圈紧闭双唇,半晌才说:“我从没想过要做对不起家和媳妇的事。我是男人,家里哪怕只有一口饭,我都要让他们吃,宁可自己饿着。我们工程部门,在外的机会很多,我都能把握自己,洁身自好。但是这件事,我给他们的伤害太大了,我无法解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得知儿子为自己而无心学业,在今年的高考中成绩非常不好,张波不住地大声念叨:“他就不学了吗?大学不念了吗?……”激动和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正是因为袁静,张波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然而事到临头,张波并没有更多地怪罪袁静:“她婚姻不幸,命也很苦,我更同情她。”

但让张波没有想到的是,袁静自感罪孽深重,可能被处极刑,生死面前,往日恩情变得脆弱不堪,袁静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张波身上。当检察官问袁静:“依你的供述,假如张波被处以极刑,你作何感想?”袁静低下头说:“我也不希望他死……”

7月30日,袁静、张波涉嫌运输毒品一案被辽宁省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依法提起公诉。9月9日,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运输毒品罪依法判处张波无期徒刑,判处袁静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据《检察日报》